

第七部



冯家文 著

五凤朝阳刀



内 容 提 要

魏银屏诈死远走,多尔袞再萌恶念,由他一手策划,大成殿前,东方绮珠惨遭暗杀;灵隐寺内,五凤朝阳刀被盗。同时,除公开扬言逼嫁其胞妹多玉娇外,还秘密指使杀手潜入中原。从而,激怒了钻天鹞子江剑臣,引出了一系列曲折、生动的热闹故事,如:武凤楼飞骑蹙敌踪;小神童独闯飞云堡;探古洞,曹玉初会五鬼阴风爪;入罗网,白、尚二老惨死天女塔;一见钟情,阴冷月苦追武凤楼;怒下辽东,江剑臣穷搜叶梦枕;天柱山下,武凤楼拼死营救多玉娇;卧虎岩洞,江剑臣亲怜蜜爱吴艳秋……

不料,决心置江剑臣死地的北荒一毒,先暗派吴仁谓杀死皇亲国戚田鸿真,再令人奸其尸体,造成令人发指的罕见惨案。从而,激怒了赫赫天威,强逼江剑臣立捕吴仁谓、吴艳秋兄妹归案,并将以凌迟处死而抵命。于是,又陷江剑臣、武凤楼、李鸣等人于绝境……

五凤朝阳刀

冯家文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5.125印张 326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4.95元

ISBN 7-80505-466-5/I · 434

目 录

第 一 回	珠胎暗怀 杀机明露	诈死埋名空遗恨 屠人夺刀结深仇	 (1)
第 二 回	娇狂难改 桀骜不驯	云海芙蓉开杀戒 铁指鹰爪逞凶残	 (25)
第 三 回	刀光霍霍 爪风嘶嘶	无常双绝残指腕 幽谷丑女动痴心	 (49)
第 四 回	知恩图报 挟嫌相欺	漠北双凶透机密 天南一剑藏祸心	 (72)
第 五 回	并肩追敌 孤身践约	古塔陈尸形似鬼 荒山有女貌如花	 (95)
第 六 回	玉人怀春 罗刹泄愤	甘为檀郎留关内 哪堪淑女去空门	 (120)
第 七 回	柔情似水 君恩如山	别有用心屠怪客 无可奈何叩天阙	 (144)
第 八 回	剑芒闪闪 妾意绵绵	龙顶摘珠断魔爪 易钗而弁续前缘	 (167)
第 九 回	九城动魄 荒野惊魂	侯府一吏倒头死 幽谷三人横尸亡	 (192)
第 十 回	图财舍身 贪色卖命	酒糟屠夫空作嫁 铁笔撑天徒丧生	 (216)
第十一回	血雨腥风 奇趣横生	挥刀怒斩七里香 妙手巧戏任如狮	 (243)
第十二回	力服怪杰 智赚枭雄	醉翁之意不在酒 玉女居心是夺刀	 (268)

第十三回	赶鸟出巢 引凤入山	携手奔裘算破天 并肩屠戮翠衣人	(292)
第十四回	卧病荒山 喂药古洞	触景伤情妾心碎 爱屋及乌郎垂怜	(318)
第十五回	枭雄阴狠 娇娃情痴	挥众怒入褚王府 纵马秘闯兴京陵	(342)
第十六回	柔情脉脉 笑声频频	衷心怜惜痴诚女 决意坑骗毒婆	(366)
第十七回	回头是岸 执迷不悟	三抓追魂脱苦海 九幽黑姬陷深渊	(391)
第十八回	迷途知返 罪有应得	弃嫌修好见机早 横剑自刎悔恨迟	(416)
第十九回	一语惊心 两雄暴毙	为酬前情释黑姬 誓雪宿仇追凶魔	(438)
第二十回	锋芒毕露 煞机隐现	观音殿内留柬帖 花神庙外铲恶徒	(462)

第 一 回

珠胎暗怀 诈死埋名空遗恨 杀机明露 屠人夺刀结深仇

西楚故都，云龙山下，华祖古庙，后院静室。
远处谯楼，鼓打三更，近处山头，磷火闪烁。
真乃是：枯枝索索随风抖，
衰草瑟瑟婆娑吟。

武凤楼凄绝人寰的那句“命实如此，夫复何言。东方公主，你还是来晚了一步”的话，尚没有落音。

东方绮珠早已一阵风似地扑到了魏银屏的病榻之前，垂泪不止。

不等武凤楼发话，消魂观音叶兰香早已一拧娇躯，蹿出了静室，一来心急，二来又是夜晚，索性跃登房顶，轻点巧纵，直扑泗水公刘府。

叶兰香限于身分，心中再急，也不敢长驱直入，只好叩门喊人。

时值夜深，气候严寒，费了好大工夫，才叫开了大门。

首先被惊动起身的，就是小神童曹玉和人人躲秦杰小哥儿俩，一听凶信，秦杰虽被震惊得身躯一软，脸色惨白，尚能

勉强支撑。而一向孺慕情殷的小神童曹玉，只惨叫了一声：

“师娘！”竟然昏死过去。

幸得消魂观音叶兰香一把抱住，才不致于跌倒。

经过好一阵子推拿呼唤，小神童曹玉才苏醒过来。

曹玉挣扎着，要赶往师娘魏银屏的灵前致哀……

此时，听到人人躲秦杰的禀报，江剑臣、侯国英夫妻二人，连同云海芙蓉马小倩，无不满面凄容地赶来。

常言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别看身分辈分比一般人不低的女魔王侯，都不敢擅自作主，还是把询问的眼光投向了丈夫江剑臣。

按理说，别看魏银屏年纪不大，但她不仅是已故浙江巡抚武伯衡的儿媳，还是先天无极派现任掌门人的原配夫人。不管从哪一方面讲，她的殡葬，都不可过于草草。但细想起来，可就大大不然了。由于魏银屏是奸阉魏忠贤的嫡亲侄女，从小就改口呼魏阉为父，其生父魏忠英不光历任陕西总镇、两江水陆提督，协助奸阉，手握重兵，残害百姓，屠戮忠良。就连武凤楼之父武伯衡，也被害在魏忠英之手。所以魏银屏的附逆罪名，是经过皇上御笔钦定，铁案如山的。再加上武凤楼父母丧亡之后，一片忠贞，辅佐当今，一向未萌家室之念，崇祯帝曾多次降旨为其建造府第，皆被他恳辞奏免，以致时至今日，仍是居无定所。虽然侯国英和泗水公刘府亲如一家，也势不能把魏银屏的灵柩抬入刘家，难道真就一切了草从事吗？

看出丈夫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侯国英凄然说道：“依我看，主意停一会再拿，还是先到华祖庙中去看看吧！”

听了妻子的这番话，江剑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率先走出了刘府。

等一行人看到那静室之中，四壁萧索，幽灯闪烁，倩女离魂，长眠床上，除江剑臣缓缓地背过身去，其余的人一齐放声痛哭起来。

宛如失群孤雁的武凤楼，虽然泪如泉涌，痛断肝肠，但一见三师叔来到，不敢不勉强止住悲哀，忙跪请江剑臣在外间落座，自己侍立旁侧。

江剑臣凄然说道：“亡者已长逝，悲伤亦无益，还是斟酌一下，如何料理银屏的后事吧！”

武凤楼躬身禀道：“三日之前，银屏已自觉不起，嘱求我暂勿声张，并留有一书，呈给师叔和婶娘。”

说完，先请来三婶娘侯国英，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双手呈送到钻天鹞子江剑臣和女魔王侯国英二人的面前。

江剑臣示意自己的妻子接过拆开，只见上面写道：“侄媳不幸，错生篡逆之门，为救我命，凤楼独下辽东，册封诏书虽得，依然待罪天庭，所以不敢萌生死念者，恐凤楼从我于地下耳。日夜焦虑，恨不能死。如今天从人愿，终于得赴黄泉，临危伏枕留书，恳求者有三：一，我死之后，立即秘密埋葬，务请不要声张；二，选择吉日良辰，力促凤楼、绮珠二人重结前缘，以延续武氏香烟；三，义父千里空老人，年事已高，请令叶女代我尽孝。三事成后，侄媳虽死，亦当含笑九泉。”下具：“侄媳魏银屏伏枕再拜恳求。”

有道是：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看完了魏银屏的这一封血泪遗书，生平一向不知眼泪为何物的钻天鹞子，竟然情不自禁地洒下了几滴泪水。以致一时之间，没

能说出一句话来。

不料始终一声不响的女魔王侯国英，突然向消魂观音叶兰香点手唤道：“兰香过来，我有话说！”

正哭得和泪人相似的消魂观音叶兰香，乍让女魔王侯国英一唤，情不自禁地神色一变，虽然仅仅只是一变，也没有逃过女魔王那明察秋毫的一双眼睛，不等对方走近，女魔王反倒迎上前去说：“听玉儿讲，你和银屏相处甚厚，她在遗书中也曾推选你代自己尽孝。须知千里空老人，乃武林中罕见的杰出人士，要求一面，皆不可得，你以一个花二姑门下的弟子，竟能得此福缘，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

按理说，魏银屏在遗书中虽有举荐消魂观音叶兰香代替自己在义父杀人如麻千里空面前尽孝一说，但必须得江剑臣或武凤楼亲口准许，才能作数。原因是她过去的胡作乱为，声誉太坏，不配有此福分。想不到竟从侯国英的嘴中说出来，自然也就等于从江剑臣亲口说出的一样了。

哪知消魂观音叶兰香不仅没有应声拜谢，相反地娇躯一颤，垂下了螓首。

幸好这些异乎寻常的举止，只是出现在江剑臣和武凤楼二人的面前，而他爷儿俩又正浸沉在极度的悲哀之中，根本没有留意这些些微的神情变化。

谁知经此一来，女魔王侯国英反而倒率先发话，事事主动，天刚黎明，就打发秦杰赶回泗水公刘府，让帐房管事速去购置衣衾棺木，并悄悄传唤一些家丁前来，以供差遣使用。

以刘府的人力和物力，又是秘密发丧，前后两个时辰不到，就万事俱备了。

按女魔王侯国英的吩咐，下午酉时成殓，曹玉、秦杰、马小倩、洪如丹灵前致哀，卯时整发丧。

可怜一代红颜，命薄如纸的魏银屏，被悄悄地埋葬在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上了。

别说武凤楼感念她的数次救命救母大恩，以及痴心苦恋的深情，哭伏坟上，不忍离去，就连一向誓欲置之于死地的东方绮珠公主，面对着一堆未干黄土，满山凄迷衰草，也为魏银屏的红颜薄命而默默流泪。

最后，还是侯国英首先止住悲哀，以夜静更深，防止惊人耳目为借口，强行劝解众人下山。

依着武凤楼，还要回到华祖庙中。侯国英又一次作主，为避免武凤楼睹物思人为借口，硬让曹玉和秦杰小哥儿俩把他搀回到泗水公刘府，除去指名叫消魂观音叶兰香一人暂时去华祖庙留守外，其余人等，包括东方绮珠公主和血玫瑰洪如丹等，都跟随她一齐去刘府住宿。

目送一行人等渐去渐远的身影，分明已岔入小巷的消魂观音叶兰香，陡然一拧娇躯，飞身蹿上了屋顶，利用房屋的黑影遮住了自己的踪迹，一直跟随到土山脚下，确信一行众人已进入了刘府，她才长长地吁出一口大气，莲足一点，以电光闪石火的速度，重新向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奔去。

说实在的，叶兰香从魏银屏第一次要求自己传授龟息大法，帮助她诈死埋名时起，在这个江湖上有名的消魂观音的心中，就没有一时一刻平静过，也没有一时一刻不替魏银屏难过委屈。特别是看到武凤楼对待魏银屏的倾心抚爱，温柔体贴，更使她忧伤悲愤，可怜她多次力劝魏银屏：“易得无价宝，难觅有情郎。虽然势逼处此，也不可做此傻事。”无

奈魏银屏决心已下，无可挽回，虽见魏银屏学习龟息大法有成，终究还是怕弄巧成拙，甚至被别人看出了破绽，连自己也落包涵。

正因为她弄假心虚，所以一听女魔王提到她师父花二姑时，就心慌意乱，幸喜如今眼看大功告成了。

一路飞奔，登上了黄茅岗，从荒草丛中找出了事先偷藏的一把铁叉，扒开坟头，撬开棺材，先让魏银屏跳了出来，然后二人一同重新把坟头筑好，再抖手将铁叉抛向远处的草丛之中，这才一前一后地向云龙山下驰来。

来到华祖庙侧，魏银屏陡然间收住了身形，有些欲进反退的样子。

消魂观音叶兰香催道：“兵贵神速，主人赶快进庙换了衣服，带上备好的物件，赶快直奔三湘与老主人千里空汇合，兰香随后就去！”

魏银屏迟疑了一下说：“你我的这一番做作，虽可称得上天衣无缝，但我总觉得还不能一手遮尽所有人的耳目，我不打算再进庙了！”

消魂观音叶兰香急道：“主人也太多虑了，一开始我也怕瞒不过那位高居武官正二品的姑奶奶，现在主人已重返阳世，他们又都在悲痛之中，正应了一痛三分迷那句话，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反正主人总不能穿着这一身送老的衣服出门吧！”

魏银屏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愁就愁得是她一个人。因为三师叔的为人光明磊落，绝不会跟小辈人动心眼；凤楼他肝肠寸断，神智半昏；东方绮珠亲眼目睹，看我断气；至于玉、杰两儿和马姑娘小倩，光有悲痛，焉会起疑？怕就怕国

英姐……”

魏银屏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消魂观音早一手插入了她的腋下，冲口说：“只要主人收拾东西马上离开此地，就让三奶奶起了疑心，赶来此地，也晚大半个季节了。”

说着，丹田气一提，低喝一声：“起！”竟然带着魏银屏的娇躯，一齐向上蹿起，直向墙内落去。

别看魏银屏反复迟疑不定，事实上却不尽然。一直到主仆二人推门进屋，燃起了灯火，注目观察，华祖庙内，一切仍旧，没有丝毫的变化。

到了这时，别说消魂观音叶兰香，就连谨小慎微、心细如发的魏银屏，也认为把所有的人都给瞒过了。

虽然如此，消魂观音叶兰香也始终未忘记“兵贵神速”四字，一面服侍魏银屏换上了平常的服装，一面取出来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大包袱，连同魏银屏的兵刃，一齐捧送给自己的主人。直到把魏银屏送出了华祖庙，确实证明已大功完成，她才浑身轻松地而后院的三间静室走去。

做梦也想不到，等她第二次晃亮了火折子，刚想点上灯时，突然看到侯国英脸色毫无表情地坐在桌旁的太师椅上，最令她惊心动魄的，椅子旁边还竖着自己抛弃在草丛之中的那把大铁叉。

直到这时，叶兰香才知道今晚自己和主人的一切举动，都已完全落入了这位前锦衣卫总督的眼中，她不由一下子吓呆了。

沉寂了半晌，侯国英才渐渐放缓了脸色。

叶兰香心中一机灵，扑地跪倒在一代女魔侯国英的面前，哀声求道：“奴婢该死，不应帮助主人欺骗三爷和三奶

奶，容奴婢马上把主人追回。”

女魔王侯国英长叹了一口气，摇手阻止了叶兰香的举动，惨然说：“事已至今，追她何益！况且她也只有这一步棋可走，我平日枉自聪明，归根结底，反倒不如她能拾得起，放得下。”话未说完，秀目之中早溢出了泪水。

对于女魔王侯国英过去的一切，凡是江湖中人罕有不知者，所以消魂观音也知道侯国英是有感而发。正所谓同病相怜，触景伤怀，吓得消魂观音更是噤若寒蝉了。

女魔王侯国英缓缓站起身来，又缓缓踱到静室门外，才接着说道：“上有赫赫天威，下有伦理纲常，银屏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三寸芳心不知要断为几截。我除去成全她之外，又能说些什么，不过我最担心的……”

听出侯国英的话中有因，消魂观音是何等样人，早已洞悉其意，只惊得心神一颤，脱口说道：“事诚可虑，不过也不见得会这样巧吧？”

侯国英先是玉面一红，紧接着悠悠叹道：“一般练武之士，体质都大异于常人，更何况凤楼和银屏生死苦恋，两情相悦，数十日的缠绵缱绻，难保不珠胎暗结，只恐银屏不自知而已。果若不幸如此，让孩子成无父之儿，又将如何？真是冤孽呀！冤孽！”

听到这里，消魂观音叶兰香连脸都吓白了。直到现在，她才突然想起，女魔王起初嫁给江剑臣时，不就是一夕之好就生下的江枫吗？真要如此，则魏银屏的以后处境，岂不更为悲惨了！

事情还真是怕啥有啥，诈死之后的魏银屏，半月之后，果然发现自己身怀六甲，后悔已然不及。十月满足，得产麟

儿，娘儿俩受尽了千辛万苦，也历经了无限的波折，此是后话。

抬头看看天色，东方已现微明，又看出女魔王侯国英有心成全，消魂观音的胆子也就大了许多，连忙陪着笑脸问道：“关于我家主人的这一次诈死，奴婢自信没有多少迹象可寻，不知为什么还是没有逃出你老人家的一双慧眼？”

侯国英正色说道：“开始我还真没动疑，甚至把我吓了一跳。哪知在我想把你唤到跟前，询问一下银屏临危以前的情况时，才突然发现你有些神色不对，直到我一口点出令师花二姑的名字，促使你不敢跟我对盘子，我才证实了这一件事。也真难为银屏能狠得下这一份心来，换了我恐怕都做不到。”

想到主人今后的艰难处境和凄凉岁月，就连一贯心黑手辣、素性淫荡的消魂观音，也不禁默然神伤，滴下泪水。

侯国英接着说：“剑臣自幼生性淡泊，过不惯侯门生活。我之迁居泗水刘府，完全是为了凤楼和银屏。现在银屏诈死出走，其意是在促成楼儿和东方公主的婚姻，她的这一片苦心，我焉能不与成全！如今天色大亮，你可迅速赶到刘府，快请剑臣来此，就说我有事和他商量，快去！”

听命之后，消魂观音叶兰香刚刚转过身形要走，……侯国英又说：“银屏缺乏江湖经验。如今孤身回转三湘，我有些放心不下。你可附带禀告江三爷，就说我让你马上去投奔千里老前辈，不要再回此地来了！”

消魂观音叶兰香何尝放心魏银屏一人单走！一听此言，当然喜不自胜，除去当场叩谢侯国英的玉成大恩外，回转房内，收拾一下随身必须的东西，高高兴兴地去了刘府。

说实在的，女魔王侯国英确实被魏银屏诈死埋名、意在成全武凤楼忠孝的这件事，大大地震动了。仔细想来，她自己和江剑臣、李文莲之间的孽缘纠缠，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比他们更为严重棘手。原因是自己既不能见容于当今万岁崇祯，又得不到婆母杨氏夫人的欢心和承认，还有江剑臣视之如父的大师兄萧剑秋，虽然不再反对，但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多么的勉强！再想到婆母杨氏年轻凄苦，晚年孀居，若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她老人家岂不早已儿孙绕膝承欢了！总而言之，自己虽得到丈夫江剑臣的怜爱，可在江氏一门的家中，可确实算得上是一大罪人。还有自己当年结怨太多，树敌太众，时刻会为江剑臣带来麻烦。我要真为剑臣着想，也真应该走这一步棋。转念再想到自己和剑臣的夫妻恩爱，刻骨铭心，何况如今他第二次苦斗失力，身体才刚刚恢复，叫自己又如何能割舍得下……

情之一字，害人匪浅。就拿侯国英来说，她被江湖人尊称为一代女魔之王，又荣任过天启皇帝的锦衣卫总督，到现在仍手握五万铁甲，虎踞辽东石城岛上，麾下的人物不仅有秦岭四煞，潇湘、风流二剑，夏侯兄弟双杰，甚至还有燕山大豪虎头追魂燕凌霄，江湖第一煞星陆地神魔辛独，就连江南富甲一方的虎跑山庄庄主草上飞孙子羽，都肯屈尊作了她的石城岛总管。更让人佩服的是，秦岭四煞之师许啸虹，六指追魂久子伦，驼背神龙耿直，都和她结成了口盟兄弟。按理说，她该是一位何等样的女中之雄啊！偏偏对情之一字，怎么也戳它不破。岂不既可叹，复又可怜！

虽然俗话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可这一句话确实没有根据。哪知偏偏就在侯国英自伤情怀之际，突然之间，从

角门外闪进两个人。走在前头的是一个年近古稀的比丘僧尼，身穿灰布僧衣，白布高靽袜子，脚蹬云履。全身上下洁净异常，称得上点尘不染，特别是两只细长的残目中烁烁放光，威芒逼人。

侯国英一眼就已认出，对方正是西岳华山上天梯苍龙岭上碧云庵主慈云师太，也是自己情敌女屠户李文莲的授业恩师。

慈云师太身后那个面容呆板、毫无表情的驼背老者，准是当年和桂守时同称南北两快刀的快刀哑阎罗郭天柱了。

别看侯国英年未三十，单身独自，面对两个扬威江湖数十年的武林拔尖人物——而且这两个人还是挟恨远来，专门前来寻衅的冤家对头，她反倒能轻盈盈地一笑，施礼言道：

“不知老庵主和郭管事来此，有失远迎，请恕国英的不敬之罪！”

慈云师太年虽老迈，由于性情暴躁，当年的辣辛之气竟然丝毫未减。何况她今天是专程来找女魔王侯国英的麻烦，所以尽管侯国英以礼相见，语言得体，她还是冷哼一声说：

“好你个女中的败类！当年石城岛后山，你竟然敢胆大包天，以偷天换日的手段，逃避我的追捕。要不是天山三个老东西多次为你说情，我早就下山寻你来了。你我的那本陈帐可以停一会再算，我是专门前来寻找剑臣的，如今他在哪里？速速唤来见我！”

常言道：“一句好话三冬暖，恶言冷语六月寒。”按女魔王侯国英的秉性，听了慈云师太头一句“女中的败类”后，就气得七窍生烟。但她为了对方乃五岳三鸟的师姑，在她面前，连展翅金雕萧剑秋都不敢不低声下气，唯命是从，

更别说是江剑臣了。何况当年江剑臣为了救自己一条性命，怒挥乌龙剑，损坏了慈云师太爱如性命的一柄铁拂尘。万般无奈之下，只可强忍怒火答道：“剑臣现在泗水公刘府，请老庵主和郭管事室内暂坐，国英已派人去请，马上就可前来拜见！”

按理说，女魔王侯国英的这番话，是够客气的了。无奈老庵主一见侯国英，就气不打一处来，何况她的心肝宝贝徒弟李文莲几乎葬身火窟，一张芙蓉玉面被烧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这一口恶气，你叫她如何能咽得下去！知道江剑臣根本就怕自己，又知侯国英机诈百出，所以明明说的是老实话，她反而认为是缓兵之计。右手一挥，示意快刀哑阎罗郭天柱各处去搜一搜看。

在这种时候，就能看出快刀哑阎罗的沉着和冷静了。他不等老庵主的命令出口，连忙趋前躬身施礼道：“侯岛主既然已派人去请江三侠，还是请庵主室中落座吧！”

慈云师太要是能听从郭天柱的话，今天的这场风波也就不会闹大了，偏偏是慈云师太错认为快刀哑阎罗不敢得罪江剑臣，气得她双眼一瞪，含怒向郭天柱斥道：“好你个不懂事的东西！对侯国英这种人的话，怎么能够轻信？快快到各处去查看一下，如江三真不在这座庙中，然后再押着她同去泗水公刘府去找。”

这就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听罢慈云师太这番更不讲理的话，女魔王侯国英确实不能忍让了。不容快刀哑阎罗动身，娇躯一晃，早拦在二人面前，冷笑一声说：“慈云师太，亏你还是年高有德之人，理应知道，‘敬人者，人恒敬之’，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再三再四地威逼于

我，我都是看在剑臣的面上，一再容让，才纵使你凶焰更长。现在我明白地告诉你，只要有我侯国英的三寸气在，就绝对不会让我丈夫江剑臣再受你的窝囊气。”

说也可笑，一贯性如烈火、自以为是的慈云师太，数十年来，还真没有哪个人敢在她的面前这么顶撞过。气得她大袖一挥，厉声喝道：“天柱，给我拿下这个泼辣的贱人！”

女魔王侯国英纵声一笑说：“我侯国英虽系一介女流，自信尚能心口如一，我实话告诉你吧！在你们没有现身以前，我侯国英还真想含悲忍泪，退避三舍，将我最亲爱的丈夫江剑臣，拱手让给你的徒儿李文莲，以报答她救母毁容之恩。如今冲着你这种倚老卖老、蛮不讲理，我侯国英反倒要不自量力地斗你一斗。话我可说在当面，我和快刀哑阎罗前辈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就让他拿刀砍我侯国英十八刀，我保险连动都不动，更别说以死相拼了。要动手，还是请你自己上！”说完，玉腕一翻，那把片刻不离身畔的紫电软剑，早已挟着一溜刺眼的寒芒，亮了出来。

这就叫“君子可欺以其方”。女魔王侯国英不是傻子，她清楚地知道，慈云师太这一次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她虽然不怕哑阎罗的那把快刀，但也绝不肯先和郭天柱拼个你死我活，然后以强弩之末，再来对付老庵主。所以上来，倚仗着伶牙俐齿，先用话封死哑阎罗，因为凭快刀哑阎罗的身分，绝不会用刀去砍一个死不还手的女人。

果不出女魔王侯国英的所料，老庵主慈云师太先是冷冷一笑，顿从双目之中喷射出摄人魂魄的一股子厉芒来，然后反手从自己的背后，抽出一口青铜短剑，左手一领剑诀喝道：“侯国英，这是你自寻死路，休怪我心狠，动手前我先